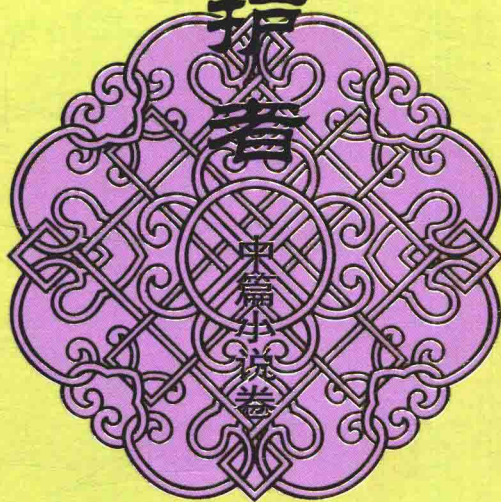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三辑

守

护者



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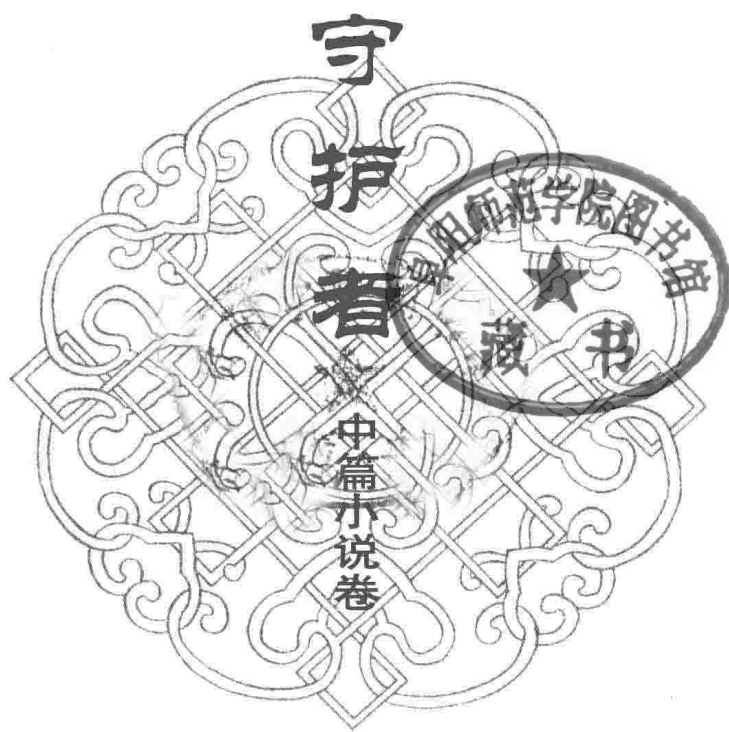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7.18
34.3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三辑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护者/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8660-9

I. ①守…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4528 号

守护者

编 者: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陈晓帆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280 千

印 张:21.5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60-9

定 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宫秉祥 葛笑政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最遥远的是心的距离 [001]

白芙蓉 著 海泉 译

守护者 [069]

阿日滨贺希格 著 阿日滨贺希格 译

苏布德和额尔德尼 [211]

苏尔塔拉图 著 黄小英 译

萧瑟秋风 [283]

额敦桑布 著 策·布仁巴雅尔 译

最遥远的是心的距离



白芙蓉 著

海 泉 译



白芙蓉

本名芙蓉，女，蒙古族。1971年出生于通辽市扎鲁特旗。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计一百余

万字。长篇小说《温馨家园》获第六届科尔沁文学奖，短篇小说《彼岸》获第二届“花的原野”奖、第八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中篇小说《最遥远的是心的距离》获“苏鲁特杯”二等奖。部分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蒙古国。



海泉

蒙古族，195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翻译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调研员。著有长篇

小说《混沌世界》，中篇小说《林中九日》《额里延》《迁徙》，另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译作有俄罗斯长篇小说《大迁徙》、英国短篇小说《黄昏》、蒙古文中篇小说《山间草地》《最遥远的是心的距离》及影视剧本等。

一 讲给女儿的故事

站立在氤氲弥漫的清晨的河岸，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温暖的太阳抚慰着我的脸庞。我和女儿在河水里洗完了脸之后，漫步在草原小路上。在遥远的天际，大地与苍穹在黛色的雾霭中泛着白光。陪伴我成长的原野上掠过的轻风，依旧如故柔和地驱赶我在远游中积存的疲惫和内心深处的孤独。尽管因为进城追求文明然后成家立业的缘故，回归故土的机会非常之少，可是每一次的回归都会令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广阔的原野是不是具有驱赶人的心灵深处忧伤的奇异力量？四野空阔，极目远眺波卓^①之原，在草原的尽头，耸立着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的蔚蓝色山峦，流经草原母亲胸膛的溪流，还有那坐落在河畔村落的歪斜倒塌的木栏，都会使我无法忘怀；那些在黄昏时分妇女们呼唤孩子的声音犹在耳畔回响。在远离故乡的岁月里，这些美好的怀念总是不断地沁入心胸，感伤的心绪令我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有增无减。

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① 波卓：蒙古语，誓约。

我是在波卓之原上长大的人。在这片空旷无际的草原上，浸隐着我孩童时代的足迹和故事，所以也就心怀一种无以名状的温暖感觉。

昨天下了公共汽车之后苏乐勒还嘲笑我：“还记得我初次跟随你来见阿爸和额吉时，你一看到草原就哭的情景吗？”不过这一次我和苏乐勒一起带着女儿回来时就没哭。

“呀，草原！”女儿用细嫩的嗓子使劲地喊了起来。

女儿站在路边的草丛里，赞美着一丛丛的野花。见她生怕踩踏了遍地开放的鲜花，小心翼翼地慌乱挪动的可爱的样子，我忍俊不禁地笑了。也许在荧屏上看到的草原景色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家的時候，偶尔会带着她去公园，于是就发生了见到公园的草坪就跳起来喊“看，草原！”这样滑稽可笑的事情。生存环境实在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境况呢。虽然自己的童年比起女儿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可那难得的心灵幸福却是在波卓之原上享受到的。是在远古时代有什么人互相之间订立盟誓相约于此？抑或是有谁人从地老天荒之处跋山涉水义无反顾地前来践约而此地由此得名？

“女儿看那边！”我用呼叫使女儿的视线从花丛中移开，然后用手指向远方。

极目远方，将目光延伸到天边飘浮不定的氤氲之中，那应是人间一大造化。辽阔的誓约之原上翻动着鲜花的波浪，渡过河水的牛羊群顺着花浪沿着河岸迁徙，沿河自北向南而居的人家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居家的人们或开始点火烧茶，或者制作奶酪，经历远途的苏乐勒此时此刻也许正在掠过土地的蒙古葱清香中熟睡着呢。

沿着小路踏着晨露散步时我将那些用棚户和牛粪连接起来的人家房屋主人名字告诉女儿时当然也发现，历经漫长岁月的小小居落与先前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草丛中的蝈蝈已经开始歌唱了。我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于是在带着女儿倾听脚

下虫子歌唱、眺望远方漫漫雾霭的时候，眼睛里自然也就充盈了泪水。

“额吉，这是什么？”女儿喊了起来。

我们已经走到了村头，女儿却飘舞着裙摆朝着村边一座被遗弃的建筑跑去。女儿奔去的是一座垮塌了顶棚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房子，看上去犹如被战争摧毁的碉堡，突然，我的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起来，难以举步。

其实，早晨我既没有叫醒苏乐勒也没有告诉额吉就带着女儿出来，其目的也是为了来这里。可到达之后，面对破败之相，却失去了直面相对的勇气。

原来居于院落中央的两间土房的顶棚已经塌陷，几根椽子横七竖八地坠落在地上，参差不齐的墙体上的石灰已经发黄。映入眼帘的是曾经弥漫着温暖生活气息的烟囱仍然挂着黑色烟灰的痕迹。在原来火炕的遗迹上已经长满了蒺藜，而开出的白色花朵像是尽地主之谊的主人，摇曳迎客。院落里处长着灰菜和野大麦，院门前面的垃圾堆也被蒿草覆盖了。童年时我顽皮得如同男孩，我骑着胖子哥哥做的柳条马，像个被土蜂蜇过的牛犊一样飞快冲过灰堆。可那隆起的灰堆已经变成了荒草野蒿的“家园”，只有腐朽的榆木拴马桩似乎依然在期待着那匹高头红马似的，虽在风雨中歪斜，却也坚守着岗位。

“额吉，好大的石头啊！”女儿在喊。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前去观望荒草丛里的那东西。

啊！是的，是普通的石头。

是啊，这是波卓之原的女人们聚集的磨房所在。

那时的乡下妇女都无一例外地肩负着用石磨磨米面的繁重营生。除了由粮站供应的有限的一点白面和大米，其他所有粮食都是由妇女们在石磨上加工。使用石磨时，排队等候的规矩在当时的女人中间非常有分量。就是使用石磨的人早早地将扫把簸箕及辕杆等用具提前放在磨盘中央。这个意思就是，很快就有人要使

用。有了这种信号以后，其他人即使是有急用，也不得随便占用。不过在前一天放置的信号是无效的，必须是在同一天放置才算数。

在波卓草原还没有磨房的时候，女人们要前往一个叫作茅针^①村的地方磨米面，既然是别村的东西，所以必须早起，因此额古养成了早起磨米面的习惯。大概在拂晓时刻粮食就已经放在茅针村磨盘上了。很多次，当我醒来的时候，额吉已经牵着载着米面的牛车回来了。每每看见额吉疲倦的面容，心里就会埋怨为什么波卓没有磨房。

“额吉，这是石头桌子吗？”女儿拉住我的衣袖。

“不是，这叫磨盘。”说到这里我立即打住，如果对女儿说这就是磨盘，肯定会给女儿带来错觉。躺在草丛中的既已离开了磨辕又已脱落中轴的石头，只能称之为石头，而不能说这就是磨盘。草丛里的磨盘上积满了鸟粪，而从支撑柱上跌落的碌碡一半已经埋在土中。从盘石中间的孔中长出了糜子^②并已经结了籽。环绕磨盘的经年累月毛驴蹄踏出的小径仍然忠于职守似的光秃秃地盘卧在那里。

“额吉，是在盘石上滑着玩吗？”女儿小心地用小手抚摩着光滑的磐石。

“不是，不是，磨盘是用来磨米面的，额吉在小的时候跟着你姥姥赶磨盘帮助她干活。”我回答说。

“什么叫赶磨盘？”女儿噘起了小嘴。

“赶磨盘就是……”我为女儿擦去了挂在鼻尖上的汗滴。

“赶磨盘就是，在额吉小的时候……”

① 茅针：蒙古茅针，一种草。

② 糜子：蒙古人用糜子作炒米，蒙古语叫“胡日森·阿木（布达）”，是蒙古人独有的特色食品之一。

二 波卓

澈澈格^①连续两天醒来的时候都发现躺在阿爸的被窝里。明亮的阳光透过窗户，比额吉头发丝还细的光芒刺激着她的眼睛。

“额吉去哪儿啦？”澈澈格问阿爸。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昨天晚上钻入额吉的被窝的。

“额吉去了茅针村啦。”阿爸脱掉了赶畜群时被露水打湿的靴子。

“干什么去了？”澈澈格噘起了嘴。

“给你茹勒玛奶奶磨米去啦，女儿，把被子叠起来，阿爸烧茶。”阿爸嘱咐完女儿提着茶壶走了出去。

澈澈格汗流浹背地收拾完被褥时，阿爸真的烧完茶走了进来。也许是怕她在额吉不在的时候饥饿，他不停地为女儿碗里加红糖，不过他烧的茶倒是有点咸，而且还因为牛奶兑得太多，所以味道差了一些。

“比起你额吉烧的茶怎么样？”当阿爸问话时，澈澈格反倒是觉得鼻子酸酸的。此刻她感觉额吉走得很远很远，再也不会回来了。

过了中午，阿爸倒掉壶里的旧茶准备烧新茶时额吉回来了。套着青牛的车子过河时澈澈格迎前跑了过去。额吉把像是等候了很久的兴奋异常的女儿抱起来放在车上。她看见牵牛前行的额吉的头巾和肩膀上落满了米糠。

“怎么待了这么久？”阿爸带着等得不耐烦的样子迎了过来。

“因为有两户已经排了队，等她们完的时候就已经晚了。”额吉说着接过了阿爸手里的茶壶。

阿爸由于没有烧好茶，所以他迅速地把车上的家什搬进了仓

① 澈澈格：蒙古语，眼睛瞳仁。

房，然后把粮食驮在白驴背上送到茹勒玛额嫫^①家里。澈澈格边看着额吉烧茶，边羡慕地想，如果自己也坐着牛车去茅针村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醒来时，额吉又走了。

“额吉又去茅针村了？”她问阿爸。

阿爸把皮张固定在柜子的锁鼻上，正在小心翼翼地切割皮条。

“嗯。”阿爸用鼻子哼了一声。

“我也去茅针村！”

“你去茅针村干什么？还是喝茶吧。”阿爸将皮条折叠起来。

澈澈格揉着眼睛瞥了一眼茶壶。铜壶如同擦过油似的发出亮光，壶嘴里轻轻地冒出白色的蒸气。

“咸盐是不是放得少了些？”

澈澈格撅起了小嘴，她想，为什么额吉总是天天的赶磨盘？

阿爸噗嗤一声笑出了声。澈澈格把昨天奶茶咸了的事向额吉告了状，不过今天的茶烧得还真的不错。

小晌时额吉牵着青牛车回来了。坐在树荫下用泥巴做奶酪玩的澈澈格计划下午前往河边迎接牛车的愿望落了空。

“今天回来得可早啊。”阿爸解开了拴在车后面的毛驴缰绳。

“今天有一个叫其木德玛的女人本来要磨泡好的米，算是遇到好人了，她说，在磨湿米之前先把炒米磨了，所以我就先上磨啦。”额吉眨着沾满糠皮的睫毛笑着说。

阿爸让茹勒玛额嫫的毛驴在灰堆上打滚，炉灰不断地腾起弥漫在空中。

“额吉，我也要去茅针村！”澈澈格揪住了额吉手中的簸箕不放。

“我去茅针村是去磨米面，又不是去你舅舅家走亲。”额吉笑道。

“我要坐牛车。”

① 额嫫：蒙古语，奶奶。

“就带她去吧。”阿爸为澈澈格说情。

过了些时日，额吉再一次赶磨盘时，澈澈格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星星淡去，远方的山峰依稀可见时，额吉将澈澈格放进粮袋中间摇摇晃晃地踏上前往茅针村的路途。

渡了河又走了片刻，声声鸡鸣渐渐远去，身边掠过草原凉爽的微风。能够看清早晨换上的新衣服的花纹时，虽然感觉到已经远离村庄，但青牛缓慢的步伐让澈澈格着急。

无论怎样催促青牛加快步伐，但横跨草地走上山坡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从山坡上望去，前方刚刚升起了朝霞，依山而居的山村飘浮在淡淡的白雾之中，从额吉那里得知已经到达茅针村的澈澈格早已是激动难捺，不住地欠身瞭望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的村庄。

牛车走进村子里时，额吉走下车子牵牛进村。

额吉好像没有注意到澈澈格还是一个孩子，很认真地对她倾诉着：“但愿磨盘上没有人……”

茅针村比起波卓村，真是大得没法比。在长长的房子中间的大路上，牛哞马嘶，在清晨的凉爽中，人们将衣襟错开搂紧叫喊着，把牛群赶出村子。额吉牵着车走到一座低矮的泥房前停住了脚步。

随着额吉说声“到了”，澈澈格跳下了车。

在土墙下面石台上放置的硕大的磨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澈澈格用手抚摩着磨盘，光滑的石头磨盘发出凉爽的气息，圆圆的碌碡上闪烁着露水浮出的光芒。这么美丽的石头是从哪儿找到的？澈澈格欢喜地想。围着磨盘垒起的土墙墙根已经磨得凹了进去。正在凹槽处舔食米糠的花狗瞪着白眼挑衅地看着来人，想必是狗们的舔食使墙根凹了进去。

“看，来晚了吧？别人已经占了磨盘啦。”额吉遗憾地看着绑在磨盘上的辕木说。

“拿下来扔出去。”澈澈格说着开始解绳索。

“啊呀，不能抢夺别人占据的磨盘。”额吉劝阻女儿，不过她没有回返的意思，所以开始从车上卸下家什。

“您可是来得早啊！”听见女人柔软清亮声音的额吉放下了手中的簸箕回头望去。衣着镶着银扣、头裹绿绸头巾的女人来到了额吉身边。

额吉放下簸箕说道：“再早也没赶上。”她用下巴朝磨盘示意着。

“那是我的辕木啊，那天你不是说过几天还会来吗？想起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不容易，所以我连着两天给你占地方呢。”女人笑时显得很亲切。“我是在哪儿见过她呢？”澈澈格躲在车后想道。

“我来赶磨盘却耽误你的休息！”额吉连忙道谢。

“没关系，刚才还看不见你的身影，所以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女人看见澈澈格突然一愣。

发现陌生女人清澈的眼睛注视着自己，澈澈格脸不禁红了起来。她为自己的装扮感到不好意思，因为额吉只有在去参加婚礼庆典时候才会这样盛装打扮。

“是你的姑娘吗？”女人问着额吉，同时将澈澈格从头看到脚。为了让陌生人看着好看些，她拉了拉衣襟。

“是啊，”额吉打开米袋口时吩咐道，“澈澈格，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其木德玛舅妈^①，叫舅妈。”

“舅妈！”澈澈格低声叫着，偷偷地望着女人白皙的面庞。

“几岁啦？”问话的女人微微凝结的眉尖向上挑了一下。

“九岁。”

“多可爱的女孩啊，看这眉毛！”女人走近澈澈格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澈澈格感到对方的手掌里窜出炽热的气息。

“还长着这么长的头发。”女人抓住澈澈格用绸子扎起来的辫子赞美着。由于呼吸急促，她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好像顶住了镶嵌银扣的蓝色衣襟。澈澈格微笑起来。

① 让孩子叫陌生人为舅妈，意为将其看作娘家人，含敬重之意。因为在旧俗（包括婚礼、日常往来）中，娘家男子为上宾，由此可看出，北方少数民族习俗中有原始母系社会遗存。